

窝积拾忆

□ 潘春华



窝积，是旧时一种用江淮特产芦苇手工编制而成的、便于窝储的用于储存粮食的长条形器物。宽约35公分，长10—15米不等，以老壮芦苇压扁后斜十字花纹织编，通体芦苇，没有任何辅材。双面光滑，折边整齐无毛刺，颜色黄亮，不粘水，具有良好的透气保温和防雨性能。成品窝积卷成一盘，以绳扎之，铺开则一字阵，盘卷则蜷成窝状，窝内堆积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等五谷粮食，故称“窝积”。

旧时，地主富农、大户人家以及粮行粮仓通常都设有粮囤，用窝积囤储粮食。汪曾祺先生在小说《大淩记事》《八千岁》里面都写到过储存粮食的“窝积”。《大淩记事》中说，巧云的父亲黄海蛟是个挑夫好手，“他专能上高跳。这地方大粮行的‘窝积’，高到三四丈，只支一只单跳，很陡。”《八千岁》里写道：“八千岁只是螃蟹，有肉都在壳里。他家仓廩里的堆积的‘窝积’挤的轧满，每一根都堆到了屋顶。”

过去，镇江沿江一带的焦山江滩、金山河江滩及“鲇鱼套”江滩盛产芦苇（镇江人习惯称之为“芦柴”）。每年深秋过后，便是芦柴收获季节，白中间紫的芦花随风飘曳，芦叶枯槁了，芦秆却亭亭挺立。这时，田里的农活也消闲了，芦农们便忙着去江滩割芦柴。割好的芦柴捆成捆，除部分卖给中华路、新河桥、五条街、南门外大街上的几家柴草行外，余下的就选用粗老扎的芦秆打芦席、做窝积出售。杂柴、草秆子就当燃料，芦花则收集起来卖给供销社作枕头条芯。

听打过芦席、窝积的老人们讲，过去，镇江沿江生长的“江苇”，由于受长江水的滋养及江波冲击，具有皮壳厚、秆高、韧性强、节短少、颜色白、长得直、无水锈斑痕等优点。加上编织采用织补的“隔一挑二、压二”法，所以镇江窝积具有“花纹紧密、边角整齐、内外光滑、身秆洁白、不露网眼”等特点，不仅中看，而且质量好，经久耐用。

窝积制作前先要选柴，芦柴有“大柴”与“小柴”之分。小柴质地坚韧，表面光滑，一般用于做芦帘。大柴的植株高大，茎秆直立，足有3.4米高，直径比手指还粗，是打芦席、做窝积的好材料。将选好的芦柴用握的刀从根部割开一条缝，然后依次铺开，反复用石滚子将之压扁剖成芦篾，再用两个竹篾由梢向根部依次刮去芦壳，备好用料。

做窝积与打芦席不同，不是席地而坐，而是跨坐在一个前低后高的矮木凳上，将芦篾摆成十字起头，不断依次交叉加篾，用双手将芦篾推挤紧密。做窝积难做的是“煞边”，既要保持芦席的花纹走向，又要保持折边收口平整服贴。因此需手执一个圆锥形把手的刀，折叠煞边不服贴的地方用刀把将之敲平，边敲边将做好的窝积向身后移位。窝积的宽度一般35公分左右，每排约编5个斜十字花头，俗称“五花窝积”。至于窝积长度，一般以圈起来直径70公分左右为宜。一个熟练芦工，通常一天能打五花五丈窝积2盘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五花五丈的窝积，每盘收购价1元2角6分，销路甚好。冬春季节，柴草行便低价将窝积收进，待到夏秋二季开镰时，再高价销往金坛、溧阳、宜兴、句容、高淳、溧水、安徽等地。

做窝积是既苦又累且脏的活计，双手被芦篾划破或扎出血来是常事。旧时芦农曾流传一首辛酸的民谣：“骑木凳，打窝积，弯腰驼背忙不歇。窝积刀磨得亮如锡，裤子磨得烂如荷叶。双手刺得血滴滴，咬紧牙关不能息。一家老小饭碗吃，不打窝积锅铲没处揭。”

记得儿时，五条街附近的中街与第一楼街之间一段空地上，有一片柴草行，大门正对马路对面的五条街菜场，门口堆满了一个捆捆芦柴。因常去柴草行买柴火，见到芦农们在打芦席、做窝积，虽是寒冬腊月，仍在室外作业，冻得鼻涕水滴滴的，双手皆是裂口，十分辛苦。打好的窝积，一盘盘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店堂内一角。

用窝积囤粮，是一项技术活。一般先做囤基，在屋内地面上铺20厘米厚的大糠（稻壳），再放上芦席，以保证隔潮断湿。然后用窝积围成圆形，将运来的稻谷倒入其中，窝积也随之高，渐收渐小，最后形成下大、上小、顶尖的“陀螺形”，窝积围成的粮囤，高度2至3米，直径3至5米，顶部用芦席封盖，再用竹签插入加固。

窝积除了囤粮，还可他用。过去镇江乡娶媳姑，新人到了家门口下轿，是不沾地，必须用麻袋（或布袋）铺在地上，从下轿子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堂屋，寓意“传宗接代（袋）”。如不用麻袋铺地，也可以把窝积放在地上，因为麻袋与窝积都是盛粮食的物件，寓意新人新家，吃喝不愁，粮食是幸福生活的根本。

如今，芦席、窝积早就没有了市场，一眼看不到的芦苇荡和漫天遍野的芦花也成了永恒记忆……

铁骨铮铮 碧血丹心

——我父亲的抗美援朝经历

□ 胡爱华



我父亲他们迅速在地上打滚灭火；当敌机炸弹落下或机关炮向下扫来时，战士们迅速卧倒地上。很多战士被炸弹气浪推出很远，身上脸上一片焦黑。这次轰炸持续3个多小时，团部驻地高射机枪阵地首先被炸，整个69师驻地全被轰炸。我父亲所在通讯连紧跟团部。当美军飞机猛烈轰炸时，我父亲和电话排战友冲出战壕迅速架起野战电话线路，连通总机，保证了团长及时下达命令，了解各营、连部受损情况。一个月后，敌机又一次对我23军阵地进行了大轰炸。

经过敌人的两次大轰炸，我23军遭遇很大伤亡。我父亲的战友、三营总机班长陈柏松牺牲在总机值班室，有的战友牺牲在电话线路旁。

由于23军阵地已经暴露，冰冻雪中志愿军重选了山高林密的新驻地。我父亲和战友们在冻土中挖坑道建掩体筑战壕，重造元山港阵地。23军严密监视海面敌舰情况，随时准备迎接美军从元山港海面登陆进攻作战。

决战“三八线”前线

1952年12月初，第23军和刚取得上甘岭战役胜利的第15军换防，开赴“三八线”中段前线——朝鲜中部江原道某无名高地，军事目标是打击敌方394.8米高地。

从元山港阵地向“三八线”挺进行军途中，

部队遭遇多次敌机轰炸和敌方阵地的炮轰，团直炮兵连当场被炸中牺牲，我父亲的一位老乡战友被炸受伤。一路冰厚路滑，行军十分艰难，我父亲他们在茫茫雪夜中摔倒无数次。水壶里的水冻成冰，我父亲和战友只能徒手抓起路边的积雪往嘴里塞。他们日夜兼程，数天后到达前线驻地。

“三八线”附近的前线战场战斗频繁，而且异常残酷激烈。敌人的大口徑炮弹不分白天黑夜打向我方阵地，敌人机枪疯狂扫射，更有敌机的疯狂轰炸。整个阵地，山被打成焦土，石头被打成粉末。抗美援朝战争，真正是打的钢铁战，志愿军就是钢铁战士。

在“三八线”前线，我父亲负责步兵三营到团指挥部、营部到守卫排等线路，先后独自负责了回龙洞、沙溪洞等查线站工作。这些查线站分布在开阔地带，没有有效的隐蔽处所，危险异常，任务十分艰巨。我父亲穿行在枪林弹雨中，机智勇敢，凭炮弹空中飞行的声音精确判断落地方位；敌人机枪扫射过来，用军用棉帽子伪装在战壕上，再迅疾跃出战壕，带上伪装帽消失在草丛中；在天寒地冻，铁丝都会粘掉手指皮肤的极寒天气下，抢修电话线路时也得迅速用牙齿配合勒去断线胶皮；当阵地和战壕被敌炮摧毁，炮火一停，就立即和战友一起抢修，始终保持完整作战状态。

这些查线站周围群山中就有我军数个炮兵阵地、高射机枪阵地、营连步兵阵地和师

团指挥所。通讯连电台紧跟团指挥所，我父亲和电话排战友们时刻保持战地指挥系统的畅通，责任十分重大。

步兵一营、三营正前方隔一条河就是敌军15平方公里的守卫阵地，制高点394.8米，往前几十里地的南韩铁原高山上就是联合国军司令部驻地。三营左侧是平康结合部开阔平地。我父亲负责的这几条线路，每条大约5—6里长，电话线路就在这开阔地带，没有隐蔽屏障，时时刻刻都是命悬一线。

1953年3月的一天，三营七连和八连阵地遭到敌军炮火猛烈轰击，一时敌人炮弹像雨点般落在阵地上爆炸，团部通向营部、连部和守卫排的电话线全部被炸断。我父亲一人奋不顾身冲出坑道，在猛烈的炮火下，在没有任何隐蔽的空地上，在枪林弹雨中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弹坑，迅速接好所有被炸线路，及时畅通了团部指挥。紧接着，我军师团炮阵向敌军发起还击，发射数千发炮弹，战斗持续了一天，重挫了敌军嚣张气焰。

1953年5月，为配合停战谈判，创造有利战机。205团组织了100多人的突袭分队，我父亲和2位战友到敌我双方缓冲地带铺设电话线，由营部直通前线炮兵阵地。随后我父亲1人在离敌方阵地最近的炮兵阵地开设查线站。电话兵随突袭队悄悄摸近敌军394.8米阵地预定地点，配合指挥员发出冲击准备暗号。随后师团指挥部向我军多个炮阵发出开火命令，迅猛轰击敌军394.8米高地，霎时敌阵地一片火海。

突袭队撤退途中，敌炮在开阔地带和小河一线组成了一道炮火封锁墙。我军伤亡很大，三个突袭电话兵只有我父亲幸存下来，电话班的班长魏天元、丹阳老乡符一平都壮烈牺牲了。符一平烈士一直是我父亲心目中的无名烈士。战友的牺牲，让我父亲心中难过了几十年。

从1952年12月到1953年停战协议签订后的8月，我父亲一直战斗在“三八线”附近。后随23军驻防朝鲜，执行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任务，并帮助朝鲜人民开展重建家园建设活动，直至1958年8月才回国。

在抗美援朝的三年战场上，我父亲爬冰卧雪、饮枪含弹，铁骨铮铮、碧血丹心，始终牢记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和追求，始终践行着一个电话兵的职责和担当，以顽强的毅力，过硬的作战本领，用生命和智慧保证了作战指挥系统的畅通，让志愿军的电话线路成为轰不烂、炸不断的“钢铁”线路。

回忆故乡老式打家具

□ 周竹生

在牛犁铁锄退场，农耕时代的历史大幕即将谢幕之前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像拽住了老牛的尾巴一样，拽住了农耕文明的尾巴，慢走小跑，跟了几步。

至少铁匠铜匠瓦匠木匠石匠篾匠箍桶匠……都看到过接触过，他们挑着担子喊着号子进村的模样，他们端着袖子、往手里吐着唾沫星子干活的场景，一回回、一场场、一幕幕都在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在这所有的手艺人中，能够形成整体记忆，可以连续剧般回忆的唯有木匠的干活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老式打家具，老木匠，老工艺，老家具。

在我们东庄村上，村里最后一排东西向的房子，西侧是五间走马楼，比村里的其他房子高出一大截。屋顶有明瓦，这个明瓦就是采用的厚玻璃，有了它，楼上就会明亮许多。楼房上下两层，铺着厚厚的木地板，走在楼板上通通作响。二楼屋檐挑出，像亭台楼阁的飞檐，檐下至楼板，全部是木板结构，正中有一扇木窗户。

楼房的形制大致一样，里面的家具也大致相同。楼上有一张雕花大床，床的正面两侧和上方有三处镂空透雕，一左一右两只铜蚊帐钩。大床的前方有高一二十公分的踏板，与大床齐长，为大床的三分之二宽度。踏板居中靠边摆着一张春凳，踏板靠墙一端摆一张桌子，上搁镜子。有一个老式大橱，比人还高，上面里外挂着叮叮当当的铜拉手。楼下有一张八仙桌，两张八仙椅子，三张长条凳。八仙桌长年累月紧靠客厅中堂墙，八仙椅子一左一右并排，只有逢年过节和至亲的亲戚来到，八仙桌椅才被移到客厅中央的位置，摆开宴请的阵势。

这些家具，一律古式，可传三代，一律红色，生漆油漆，满堂生辉。

这些都是过去家家户户的标配，有的是自己家里打的，有的是陪嫁而来。走马楼最西头王家的大儿子王建国结婚，家里请来了木匠，打了这样一套老式家具。当时我十岁左右，有幸目睹了家具打造的全过程。

王建国父亲在供销社工作，为儿子打家具提供了物资供给的最大便利，母亲在村里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为儿子打家具提出了最高标准，床柜箱桌椅全套，木材选用硬杂木中上好的榉木柞木水曲柳，木匠选了方圆几十里最好的东城里木匠。最关键的是样式全套老法，祖上是什么样式，现在就是什么样式，雕刻花纹，榫卯结构，不用一根洋钉，不用一滴胶水，生漆批灰，三漆三批。

因为父亲的如此这般条件，母亲的如此这般要求，东庄村上最后一套古法炮制的家具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了制作。

大制作需要大场地，一般的家庭找不到这样两三间房子的空闲地方，村东面生产队的五间仓库腾出了两间，作为家具制造场地。于是在春日的一个晴好天气里，仓库门口的空地里摆开了打家具的架势——大锯锯木头。

古法家具的纯粹在于拒绝一切的机械力，更不要说电力驱动的电锯电刨电刨电钻电枪，完全人力手工。否则的话，把原木切割成打家具需要的木材，在电锯面前，个把小时而已。而在人工割锯面前，仅仅是搭一个拉大锯锯木头的架子，就要个把时辰。

木头架子搭好之后，把原木按照三四十度的倾斜角架好，两位木工师傅一

上一下，一高一低开始拉大锯。长长的锯片要拉直绷紧沿着一条直线往复运动，这是力量的比拼，也是力量的配合。以最长尺寸两米为单位，锯开一根两米长的原木，需要上千次的拉锯，需要几身汗的费力。把一堆圆滚滚的原木锯成块材和板材，这个前道工序就需要好几天。

开料结束之后，就是根据结构件的需要加工家具的梁柱等主料，平直好办，墨斗弹线，大小锯锯尺寸，大小刨找平整；拼接难办，榫卯结构，画线，挖槽，大小凿子轮番上阵，大小平铲铲平，榫卯尺寸，心中了然，一丝一毫不差，严丝合缝咬合，用再大的力气推搡，也是纹丝不动。力学用力的大小，数学计算的精确，材料学木材的软硬程度都在木匠的心中，做到了完美的统一。

当最后一斧落下，一件家具大功告成，木匠手里不但做成了一件家具，而且留下了一件传世的工艺品。在我眼里，这还算不上真正的工艺品，真正厉害的是我见识的大床的雕花工艺。

大床床头大约长两米宽二十多厘米的地方，左右边上高一米五、宽三十厘米的地方，都要雕刻出花纹，“满床雕”的山水虫鱼、人物走兽、花鸟植物，呈现出喜庆祥瑞的意味。木匠师傅综合运用多层镂空、镂空雕、深浅浮雕、圆雕、阴雕，整体互相呼应，起伏有致，刀法明快流畅，变化多样，工艺精湛复杂，通体精雕，费力费工，这是我目不转睛，最想看到的手工艺。

锯呀刨呀，磨呀雕呀，敲呀磨呀，整整三个月，一套古法家具十八件全部做好，只等漆匠上门，大红生漆油漆。

自此以后，再也没有看到老式打家具。

古诗词里的小暑

□ 闫相达

“小暑小暑，热浪袭人”。小暑预示着盛夏的脚步渐近，酷热难当，象征着稻谷等庄稼日渐成熟。因此，小暑乃古人对自然节律与农耕活动的精准归纳。小暑亦深受历代文人墨客喜爱，他们挥毫泼墨，留下了许多“小暑诗篇”。

根据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的记载，小暑有三候：“初候温风至，二候蟋蟀居壁，三候鹰始鸷。”唐代诗人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小暑六月节》对“三候”进行了生动的描绘与细致的刻画：“倏忽温风至，因循小暑来。竹喧先觉雨，山暗已闻雷。户阴深青霭，阶庭长绿苔。鹰鹯新习学，蟋蟀莫相催。”小暑之际，春花早已凋零殆尽，唯见池塘边的荷花傲然挺立，展示着娇艳欲滴与五彩斑斓，路人沉醉于夏日的清新与馥郁之中。

小暑时节，稻谷等作物穗粒饱满、渐趋成熟，故小暑蕴含着收获的喜悦与生长的旺盛，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而丰富的农耕智慧和农耕文明。乔运炳《夏日》中描绘：“薰风温解引新凉，小暑神清夏日长。断续蝉声传远树，呢喃燕语语雕梁。”其钟情于小暑的宁静与生机，此时薰风徐来带来丝丝新凉，夏日悠长却心境清明，远处蝉鸣断续可闻，屋檐下燕子呢喃细语，尽显夏日风情。

小暑时节的田园绿荫蔽日、生机勃勃。古代文人笔下的小暑景象亦丰富多彩。有些诗篇描绘乡村炎热的气候，如宋代诗人陆游的《苦热》：“万瓦鳞鳞若火龙，日车不动汗珠融。无因羽扇氛埃外，坐觉蒸炊釜甑中。”从酷热的环境和自身的感受出发，生动刻画了小暑时节烈日炙烤大地，房屋瓦片犹如燃烧的火龙，即便静坐不动也会汗如雨下，如同身处蒸笼般的煎熬，凸显了盛夏酷暑的强烈体验。

小暑时节，寻觅清凉于柳荫之外，如宋代诗人秦观在《纳凉》中所绘：“携技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手持拐杖，寻觅柳林外的凉意，悠然躺在画桥南侧的躺椅上。明月高悬，船上传来断断续续的笛声，微风停歇，池中的莲花静静散发着幽香。

小暑时节，品读古诗词中的“小暑”，感受的是烈日炎炎下的丝丝凉意与宁静恬淡，吸纳的是田园草木的清新与芬芳。

